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杵萃編
第十三回 長袖善舞利益均霑 新學爭鳴講張百出

屠桂山約定了全鬮聞，就同武林林咬了咬耳朵，武林林的娘姨就過來裝了煙，同著武林林先去。這裡席散，全鬮聞向全似莊說還要到天順祥去說兩句話，再到戲館。全似莊點點頭，就約了任天然、管通甫幾位陪著光欽差、傅京堂去看戲。屠桂山邀了全鬮聞同到西蕃芳武林林家裏，發了請客票頭，只請了丁欖臣、麥仿鬆兩位。一時都已到來，屠桂山當著兩人向全鬮聞說道：「令叔此次來辦軍火，上海的人心不一，我是因為管通翁與令叔至好，通翁招呼了的，我怕令叔上人家的當，我們到底知己點，但是，這種事體往往有人在裡頭爭奪生意打破鑼，鬮翁在外頭閱歷的多總曉得的，這件事將來令叔必同鬮翁商量，務求在我們三家之內，不拘那一家作成了，我們三家是彼此相信得過的，總不叫令叔吃虧。就是鬮翁面上，總於照例之外另有加賞。鬮翁初到，上海應酬必多，總還需些用度，這裡有一千塊錢請鬮翁先收著零用罷。」說著在麥仿手裡拿了一卷鈔票點了一點，九張一百元十張十元的，就送與全鬮聞，全鬮聞微微的推了一推也就收了。這席酒就是賓主四人，丁欖臣叫的是林三寶，麥仿鬆叫的是潘浩雲，那呂湘文同全鬮聞不時說兩句外國話，兩人也很合式。散席之後，全鬮聞仍到顧媚香家，上了樓梯，阿銀在那裡等著。任天然看見客堂裡都有客人，想正房間一定也不空，正要退下借那文琴的房間暫坐，那阿銀卻把他從後房間引著到正房間，嘴裡喊道：「任大人朋友來。」房裡只有個老娘姨坐在榻上，媚香也在房裡，大家捂著嘴笑，任天然才曉得是怕那客人要進正房間，故意裝作有人的，也不覺笑了，低低的道：「說你們掉的好槍花大。」客堂裡的客在煙榻上又躺了一會，覺得沒趣要走，媚香出去敷衍了兩句，停回就聽見那「怠慢、好走、明朝來」的幾句套話了。這客是個寧波人，也很吃過幾台酒，碰過兩場和手頭也還鬆，心裡有點轉媚香的念頭，阿銀也說他是好客戶。爭奈媚香心已有主，不復措意，所以堂子裡不但怕信人有恩客，就是肯花錢的，老鴿娘姨也不願意。這信人專意在一個人身上，這就是自己親娘的好處，不來逼著他招攬。若是討人身體那能容得他呢？再說全似莊果然同著他令姪商量，問他軍火上可懂得，全鬮聞說：「在外洋人也替人辦過。」就說了許多的名字，又說了許多的經驗，在全似莊固不甚了了。就是做書的也沒有考究過製造的學問。所以他說的話，也就記不清敘不出了。全似莊就同他看了幾處，他也有些挑剔，後來，在公信、同和兩家定了五千枝的曼利嘎無煙快槍，要價每枝視元五十八兩磨到五十四兩才定。洋行裡要先付半價定貨，再付半價。全似莊還要想鄭琴舫復看，到福興棧去一問，早已到杭州去了。江西復電來說：「槍枝照辦，價銀既經再四磋商，諒保核實。惟兩期清庫款力有不及，仍請磋商。」又講到先付四分之一交貨，再付四分之一交貨，後一年再付四分之一，又後一年再付四分之一，兩年來付完，價須照銀行章程計息，在上海交貨。長江水腳歸江西算，江西電說四期交價可行，兩年息銀須商免，貨須包運九江。

全似莊又叫姪兒再三同這兩家買辦商量，全鬮聞並同洋面當面說了許多英國話，才商定了交貨。後兩年應付之價，如按期照付不起利息，若按期不能付清，或未到期先付存款應扣息銀，均照銀行章程按日計算，由洋行包運九江交收。江西復電照辦。

全似莊就同洋行商定合同，洋商說這合同要江西撫台、藩台蓋印，全似莊去電請示也答應了，洋商簽了字。全似莊辦事年帖寄去，江西往返電商，忙了二十多天才完事。

這天，王夢笙因為吃的人家酒席太多，他是立有條約，不能到堂子裡擺酒的，就定了聚豐園的菜，在公館裡復東。請的是全似莊、吳伯可、曹大錯、達怡軒、江志湘、畢韻花、管通甫、任天然幾位。客人到齊，看那廳房雖小，面前一片草地卻甚乾爽，院中兩樹桂花開的正盛，香氣撲人，也很有些趣味。

除了全似莊，各人都叫了局。王夢笙帶了顧媚香、林玉英兩個上樓去見他二夫人，他二夫人一見也甚歡喜，同他們談了一會，說明天我請你們吃一品香，吃了番菜同到那仙看戲。又同顧媚香說道：「你可同你任大人說聲，陪我一晚上，他有什麼應酬局是你的卻不許你去，你看做得到做不到？」顧媚香笑著應道：「一准如此，包做得到。」王二太太也笑道：「你倒也拿得穩。」

兩人辭別下樓。顧媚香就同任天然說，任天然道：「我不許你去，否則我另外叫人。」顧媚香望他瞅了一眼道：「你敢？」

管通甫道：「這有點意思了。」笑著，大家入席。

吳伯可說起要回省銷差，托王夢笙、管通甫二人做媒，說小女是今年十三歲，意思要同天翁的二世兄結親。但是小女是個天足預先說明，王管二人皆說：「甚好。」任天然亦滿口答應說：「就是明天請帖傳達，彼此皆在客邊也不必用那些俗套。」次日，任天然卻兌了一對金如意簪壓貼，取個和合如意的意思。兩家的帖子，都是請王夢笙寫的。這天，任天然在顧媚香家請客，謝媒會親兼而有之。那顧媚香被王夢笙的二太太邀去吃番菜看戲，席也沒有來上，另外有幾處來叫，他娘都回報說是到老旗昌去了。席間，吳伯可約了各位，明天在胡愛卿那裡，也是謝說媒會親的意思。次日席散，天氣還早，王夢笙說：「天然，我同你到媚香那邊坐坐罷。」任天然說：「難得難得。」兩人同到了顧媚香家，卻好媚香的娘有個手帕姊妹，包了一個信人，前節生意甚好，上月因患癆症死了。有一對珠花托媚香娘替他轉賣，媚香的娘想王夢笙是個富家，他那二太太或者可買。看見王夢笙來，就拿珠花上樓說道：「王大人，昨天多謝你家二太太帶著媚香吃大菜看戲，媚香回來說二太太真是和氣得很。」王夢笙道：「昨天回來還不遲罷？」媚香的娘道：「不遲。這裡有對珠花是堂子裡一個信人，因為被客人漂了賬，看著要到節下開銷不出，托我替他賣的。要想賣八百塊錢，王大人帶回去請二太太看看要不要？倘看了還好，就作成了他罷，可憐到了節下，被客人漂了賬，真是說不出的苦。」

任天然笑道：「這麼我明天趕緊就去，也漂一漂看。」媚香道：「你不要說到這裡，卻縮住口臉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你們說話真奇怪，只說半句話。」媚香的娘道：「你同任大人睡了多少時，還要不好意思說的。」媚香更加難為情走了開去，嘴裡咕唧著道：「娘也跟在裡頭瞎說。」王夢笙向媚香的娘道：「我正要同你說，我們二太太前天看見媚香說任大人賞識的很不錯。昨天在一品香又同媚香談了半天，媚香也細細的向我們二太太打聽任大人的太太的脾氣，家裡的規矩，我們二太太同任太太是天天見面的，曉得他是大賢大德的人，家裡也全是謀和平同等治法的，媚香聽了更有個傾心矢志的意思，我們二太太叫我同你說，你是他親生的娘，不比得人家討娘，替他們圓成這番好事罷。」媚香的娘道：「我何曾不是這麼說，我也不要什麼大身價，只要任大人把我二千洋錢還還賬，任大人總說要進了京才能定規呢。」王夢笙又向任天然說道：「老哥哥，我看是好花堪折直須折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也早有此意，但是何必急急。我此刻行蹤未定，怎麼能就辦呢？」媚香連忙說道：「你就是不即辦也得有句定規的話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有王大人為證，總算數的好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好了，媒做成了，我可以回去復命了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明天在這裡替吳親家餞行，請你作陪。」王夢笙應了一聲匆匆而去。回到公館，把媚香的娘同任天然的話向謝警文說了一遍，謝警文道：「我看任天然怪可憐的，有這麼個人陪陪他也好。」王夢笙又把珠花遞與他看說：「要賣八百塊錢呢，你看要不要？」謝警文接過珠花看了看說道：「我今天在張園會見一位餘小姐，說是住在貽德裡，他那頭上的珠子真是又圓又大，又光又勻，那真真難選呢，比這個要差遠了。這小姐長的也很風致，也很和氣，明天約我吃一品，到丹桂去看戲。」

次日傍晚，任天然催了客，大家到齊。媚香的娘問王夢笙道：「昨天的珠花二太太看了可中意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我們二太太說，昨天在張園會見一位餘小姐，他頭上戴的珠子真好，比這個要差得多，今天約我們二太太去到丹桂看戲。」江志游道：「可是住在貽德裡的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正是。」江志游道：「那自然，那個的珠子能比得他，他是有名的珠王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他是哪裡人？」管通甫道：「他是湖南人，他祖老太爺做過東邊道。那時候，東邊道是缺一年有好幾十萬，他做了八九年，發的財真不少。他的老翁又會營運，又非常的吝嗇，卻死的早。他的胞伯在天津管一個實業的學堂，也只一個女兒，是這珠王的姊姊的兒子，還小呢，卻兼挑著兩房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他這位令姊不必提了，嫁的也是個候選道，這位道台因靠著裙帶子的富貴，只得聽他廣置。目前他老子管的那個學堂裡的教習、學生有一大半是他臨幸過的。」媚香的娘道：「就是上海的這位小姐聲名也不大好，前節下頭花文琴用過一個大姐，就是跟過這位小姐的，說這位小姐用的馬夫，替他打扮得十分華麗，五六月裡天天坐夜馬車，到湘園空地下，

總是叫這大姐看著車子，他兩個人一去半天不知乾些什麼。後來說什麼這大姐姘上了馬車夫，吃了醋，連馬車夫、大姐一齊攆走了。

大姐說是冤枉，冤枉不冤枉卻不曉得，大約總沒有什麼乾淨。

這種人，二太太同他少來往些也好。」王夢笙道：「本來不認得，也是在張園偶爾碰到的，既然如此，我回去同他們說，以後同他疏遠點。」席散之後，任天然又留著管通甫、吳伯可、王夢笙坐談一會說：「今天你們二太太去看戲，多坐一刻不要緊的。」到十一點多鐘，吃了稀飯方散。

王夢笙回家看謝警文還未回家來，等了半天，已經十二點半鐘不見，想戲館早該散戲了，怎麼還不來？正盼著，聽見馬車進來的聲音，王夢笙趕緊拿著桌燈到樓梯口來照說：「怎麼這時候才回？」謝警文一面走一面說道：「今天真陰，幾乎鬧出大笑話來。」王夢笙問：「是怎麼的？」謝警文道：「我同那餘小姐到丹桂，他包的不是全廂，卻也還清靜，那邊坐了兩個人，家人帶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信，還有兩個像是堂子裡的信人，自己來看的，到快散戲，那兩個家人同那一個信人都走了，還有一個信人在那裡。我催了幾遍，餘小姐才起身，剛到包廂門口，已經煞鑼，看那樓梯口擁擠非凡，我們兩個走不下去，只好在包廂門口站著。忽然，有個十三四歲小廝跑了進來，拿了一個手巾包子，不知裡頭包的什麼，送與那個信人，這小廝跑出來，被餘小姐一把把他頭髮抓住，問道：『三兒，誰叫你送東西與他的，送的什麼東西？』那小廝道：『是四爺叫我送的，裡頭什麼東西我可不知道。』那餘小姐就在這小廝臉上打了一個巴掌說：『你四爺好，又送東西與這些爛污婊子了。』這小廝脫手跑去，那信人卻站了，問道：『你罵哪個爛污？』餘小姐道：『我罵你。』那信人道：『我怎麼爛污？』餘小姐道：『你姘戲子，弔人家膀子，怎麼不爛污？』那信人道：『我們吃堂子飯的，有什麼要緊？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陪他睡的，就姘戲子也算不得什麼下賤，像那官府人家的小姐，姘著戲子還要同人家吃醋，那才真正爛污呢。』這餘小姐被他罵急了，捋起袖子就要去打他，那信人也準備著要回手，幸虧兩邊的娘姨大姐死命的攔著，有個客人走過門口，看見大約是同這信人認得的，就進來把這信人勸走，那戲子也跑了過來，好像是那唱小旦的賽紫雲，望著餘小姐請安，餘小姐打了他兩個嘴巴，自己倒哭了。我看著不像樣子，只好不別而行，現在還不知怎樣呢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今兒席上他們談起，也說這小姐名聲不好，叫我同你說遠些。」謝警文道：「我因為看他也是一位大家小姐，哪裡曉得他是這種爛貨樣子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倒是今天鬧到這個地步，怕明天要被人家登報，他呢不要緊，萬一把你說在裡頭那卻怎麼好？」謝警文也慌了說道：「好哥哥，你有什麼法子好想去招呼招呼，不要提出我來罷。」王夢笙道：「我明天且同畢韻花商量商量看。」次早，王夢笙去尋畢韻花沒有尋著。回到家裡，正在沒法，只見家人拿了全似莊的請客單子進來，請的是傅又新、光平階、田廣生、廖庸庵、王夢笙、任天然、達怡軒、江志湘、畢韻花、祝長康、曹大錯、冒毅民、單鳳城、沈州謙、袁子仁、屠桂山、丁廣臣、管通甫，還有他的姪兒。是假座滄洲別墅，准三點入座。那傅又新名下打個謝字，說是上海道請不能來，廖庸庵名下注了個赴寧波，田廣生名下注了回香港，說是得到電報香港姨太太又添了位少爺，去做滿月了，其餘打了陪字。單鳳城名下是端端正正寫的「敬首」二字，就是江志湘還沒有去請。王夢笙想：我正要找畢韻花，到那裡總可會得著，也打了個陪字。全似莊這天何以大請其客呢？因為上一天聽見光欽差要動身，一來替他餞行；二來軍火辦成，請請兩個買辦；三來自己計算快回江南，替各位做做東。

這些人都互相請過的，他們商議買軍火的那二十多天，哪一天沒有酒？還有一天兩三台的。不過他們席上沒有什麼事情，他們吃的人也不見得記得清了，做書的也就不替他一一鋪敘，諸位實在要考究，只要到這幾家堂子裡查查他們的酒賬、局賬便知道了。

王夢笙住的地方離滄洲別墅甚近，到的時候，全似莊也才到。坐了一刻，任天然帶著顧媚香同車而來。王夢笙道：「你們竟是同眠同起，形影不離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他說這園子好，要早點來逛逛。」不多一刻又來了幾位，畢韻花一看見王夢笙就說：「夢翁剛才找我做啥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我正好有事同你商量。」就把他拉到對面亭子上坐著，把昨天晚上餘小姐在丹桂同那信人吃醋的話說了一遍，托他通知各報館，如果登報，千萬不要牽上他和夫人。畢韻花道：「夢翁盡管放心，這事絕不會上報的。」王夢笙道：「這種事正是遊戲報上的好料子，怎麼不會上呢？」畢韻花道：「你且慢慢聽我說，這位小姐的歷史長得很呢。昨天晚上，他說他姘馬夫的話都是實的。還有人親眼看見，他在張園同人家推露天牌九。他每天在張園吃茶，出名的信人大約他有一半都認得的，看見了彼此招呼著同坐坐，有些客人借著去同這信人說話，走過去一桌坐下來，他也不迴避，有時也就夾在裡頭攀談攀談。就是沒有信人正坐，只要見過的，他心裡喜歡的，也就招呼著坐了說話，還拿他自己吃的水煙筒讓客人吃。大膽的，同他說兩句玩笑話，他也不動氣，臉也不紅，比那初出來的信人還老到些。彼此有了意，就約在番菜館或到小客棧裡一敘。前次看中了賽紫雲，天天兩個人到丹桂去看他的戲，他出了台就同他紮眉眼，賽紫雲因為他是大家人家的小姐，也還不敢去弔膀子。他卻看熟了，曉得那小三兒是賽紫雲的跟班，就叫家目叫這小三兒來，把他幾角錢，叫他叫賽紫雲在樓梯口等他說話。他到了樓梯口，望著賽紫雲一笑，同他明天六點鐘在某家番菜館第幾號會，賽紫雲應了。第二天到了那番菜館，這小姐已先在那裡，兩人同著吃了番菜。這小姐叫細崽來，拿了十塊錢一張的鈔票與他，叫他把裡頭一間密室打開，捻好了自來火，那細崽欣然從命，兩人進去密談了有一個多時辰，才開門出來。後來嫌餐館台基都不穩，便索性在九江裡租了一上一下的小房子，用一個老娘姨看著。每天看了戲，兩人必到的，或是事畢各歸，或就住在那裡都說不定。這賽紫雲用他錢也真不少，一年下來，比那闊嫖客在信人身上花的總要多些。這賽紫雲有些舊相好，又撇不脫，所以，常常鬧出笑話。昨天賽紫雲散戲的時候，在台上一望，以為他已經走了，所以才叫三兒送東西與那信人，約他三點鐘在家裡等他的。哪裡曉得，這位小姐還沒走，所以闖出這回禍來。你們二夫人走，這賽紫雲好容易賠了禮，還是同坐一車走的。這些事，我們各家報館都打聽得清清楚楚，只是不敢替他上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這位小姐雖然品行不檢，那手段卻很大方，現在什麼安良會、女學會都仗著他做一個財政家的大主腦，他遇到這些事體，兩千三千都肯花的。新學朋友裡頭靠他的，混的不知幾多。所以，大家知會各家報館，凡有他的風流事體，都不准登報。一來怕壞了他的名譽，有些事體就呼應不靈；二來怕他滅了心不肯出錢，那就失了一個大財東，這也是紫陽綱目為賢者諱的意思。所以你放心罷，隨他再鬧些什麼笑話，都不要緊的。」王夢笙聽了，才曉得新學界中，有這麼許多文章。

兩人出了亭子，客已來了不少，局也跟著陸續而來。各人都已在上海灘上預先招呼，也有用馬車接來的。曹大錯攜著楊燕卿的妹子燕如進來說：「燕卿有病，叫他來代。」各人都在園子裡隨意閒逛。顧媚香同著張寶琴、小玲瓏、林玉英、花翠珍、呂湘文、王亞仙幾個跑到對面土山上去，幾乎還走不下來，顧媚香、張寶琴兩人爭的在那裡喊，還是任天然、達怡軒跑到那裡攙下來的，只有呂湘文走的爽快。大家說所以近來要講究天足真是便當。看看已到五點鐘，只有冒毅民未到，聶倩雲倒先來了。大家說：「我們坐罷，他們這些先生們一到上燈局事就多，不要耽誤，毅民就虛左以待罷。」於是紛紛入座，主賓十七位，是用長台同吃番菜一樣坐法，卻是三桌的菜。管通甫看見袁寶仙，因為傅京堂不在坐就問他道：「這幾天傅大人是被你迷住了，總共弄了他多少？倒底是同袁爺好呢，還是同傅大人好？」袁寶仙道：「袁爺是前轉在上海就做起的，大家曉得脾氣，自然是要好的，傅大人老實聽話，要不是看他有兩個錢想弄他點，這種鄉里土老兒，又是一個假的眼睛，誰還去理他。」曹大錯拍手大笑道：「這話真說得痛快，有如蕉葉雨聲。」

我看不獨你們是如此，就是當道中的王公大臣同他交往，又誰不肯是看他有兩個錢，想弄他點呢？不過不肯像袁寶仙這樣爽爽快快的明說罷了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大錯狂熊又做天下事，怎好去揭穿呢？你的錯就在這上頭。」曹大錯道：「何嘗不是，不過我這錯是萬改不掉的，就聽他錯到底罷。」一會兒，呂湘文站起來要走說：「家裡今天有酒。」望著全隔問道：「你去我那裡，我有話說。」全隔問道：「回來看罷。」呂湘文道：「你敢不來？」管通甫笑道：「聽說你還是小先生呢，要他去做什麼？」呂湘文道：「怎麼小先生連約客人去說句話都不准麼？」光欽差道：「我看起來呂先生下口必大。」呂湘文望著光欽差看了一眼說道：「只怕是光大人上頭太尖罷？」說著一笑而去。王夢笙道：「對是真好，堂子裡信人有這樣談吐實屬真正難得。」

江志彬道：「他原本不是信人，這話說來可疑，他上年來的時候，是兄妹兩個，也是書香世家，帶了有兩千銀子來，要開學會，又要開女學堂，演說過兩回，怡軒、毅民同我都去聽過。那曉得上海住了些時，他令兄就終日花天酒地，有時還要去推推牌九、搖搖寶。他呢，就結識了兩個新學朋友。一個綽號小陳平，是個南市開小雜貨店掌櫃的兄弟，他妹子也是在女學會裡的，據說有曲逆之行，又有說因他計劃甚多，所以有美名，那也不知其詳。一個就是有部小說裡所說，逼著他六十多歲的娘，進女學堂做學生的那位。這兩個同著他今日坐馬車，明日逛園子，頗有泰西男女新婚遊歷的情景。但是，這兩位不但色上要占點便宜，就是財上也要做個分利的人。他兄妹兩個帶來的銀子，哪裡經得他們如此揮霍。到了年關相近，兩人盤算盤算，不但令兄的積酒局賬開銷起來不少，就是令妹的戲園、餐館、綢緞、首飾及替那兩個新學朋友添置衣物的賬，也就不是容易的了。身邊只剩了二百多元的光景。兩人想來無奈，為了樂一天算一天，且到臨時再說。有一夜，他令兄倒沒有出去應酬，在家裡住的。到了黎明就起來，到他妹子窗外一看，只見牀面前擺著兩雙鞋子，曉得他令妹正在同一個新學朋友研究體育功夫，大約還是方針直達中心點，團體橫陳大舞台呢。這位令兄倒也深明只術，保全自己的自由並不侵人的自由的道理。

所以，也不去警動他，只拿出一書信塞在那和合窗的縫子裡頭，就開了大門揚長而去。等到十一點鐘，這位令妹同那新朋友雙雙起身，看見窗縫裡塞了一件東西，取來一看，原來是他令兄留別的信。說那存的二百元錢，他已帶在身邊，乘了公司輪船到東洋去遊學，你的生計你自己去料理，彼此努力自強，將來得意再見罷。這令妹見了這書信，真是手足無措，要追也沒處追了。他那兩位要好的新學朋友，到了節下也匿跡銷聲，從此面也不見，真急得他要尋死路，幸虧他用一個娘姨，是在堂子裡登慣了的，手裡還有幾個錢說道：「我看小姐不如掛了牌子做做生意罷，這點賬還不難還清，我也可以擔待的。」他說：「我是個詩書世冑，怎好做這花柳生涯，要麼就以賣文鬻稿為名，結交兩個文人君子罷。」就在群仙背後，平安裡味閒別墅的間壁，租了間房子，貼了個條子是專談詩文。誰知上海是個俗地方，講究文墨的人有限，就有兩個走走，都是些寒酸愚大，怎麼填得起這脂粉深坑。到了節下，又虧空了幾百。這個娘姨說道：「小姐你要是這樣做法，你就把我擔待的錢還了我，讓你自由罷。若不然須要須從我們的壓力，好好的掛了牌子，正正經經做生意才行。」他到這時候，計無可施，只得走了這條路。這娘姨又弄了幾百塊錢開銷清楚，調到東平安包了個房間。他現在在這娘姨手裡就同討人一般，幸虧到底是講究新學的，近來趨時的人多。所以，生意很不壞，身上竟有好幾個有交情的闊客，最妙的是調頭的。這一天，有些同他令兄至好在一同玩笑的朋友，還公共擺了兩台酒，說是歡迎會的意思，你想可笑不可笑。」畢韻花道：「有個叫做自由花的，也是個新學朋友的寡弟媳，同著這大伯子到東洋遊學，住了兩個月回到上海，也弄得妙手空空，講明瞭把他包在堂子裡的。這節不知改了什麼名字？」曹大錯道：「咳！新學舊學的人同是一樣，借這些門面做個老面皮，披在身上，那內裡頭的狼心狗肺真正不堪對人。我們中國，在位的野的大半是如此。這世界如何會好呢？」正說著，只見冒毅民匆匆的進來，大家爭著讓座。管通甫道：「你到哪裡去的？他們正在一塊罵你們新學朋友呢！」冒毅民道：「應該罵罵，我就是為這個事，真弄得頭盔倒掛。所以到此刻才來。」江志彬問他什麼事，冒毅民道：「不是前回安徽來的那程致祥、程致貞兄妹兩個，那程致貞在女學會演說一回，演說的真好，我同你皆去聽的。那寧波的明心學堂主人就把他請回去。那明心學堂主人居總，分頭募集，那位餘小姐也出了二千塊錢，我經手也募了二千塊錢。他兄妹二人把學堂章程擬好，學堂房圖畫成，學生也選定了。選定學生的這一天，這程致貞又對著這些學生演說了一回。一面開工造學堂，一面請程致祥帶了七千兩銀子，到東洋去辦儀器。還是三月裡去的，說趕暑假以前回來。一去之後即無信來，人又不回。暑假快滿的時候，明心學堂主人著了急，派人到東洋去找。哪曉得東京、長崎、大坂、神戶、橫濱都找遍了並沒有這麼一個程致祥來過。日前找的人回了上海。這兩天，明心學堂主細細盤問這程致貞，哪裡是什麼兄妹，他也並不叫程致貞，是個蕪湖下等娼僚的土娼。這程致祥在他身上嫖嫖，看他人還聰明，也還識得幾個字，花了二百塊錢買了他，就租了間房子住在蕪湖，天天教他這三遍演說，連那停頓疾徐的地方，都像教曲子一般的教了半年，練得熟了，又教了他些嘴面上的新學話頭，見人的應酬禮節，常用的幾個字，帶他到上海，跟他說弄了錢同他回去買田借老。所以，他也就百依百從。那三篇演說呢，就是在女學會演的一次，在明心學堂主人家裡演的一次，挑選學生那天演的一次，除此之外他就一無所知。明心學堂主人花了幾千塊錢買了這麼一個爛娼，那也不用去管他，我經手募捐的這些款子人家都來退錢，還有那些已交學費的學生，也來要退學費。今天弄了一天還沒有清楚，你想嘔人不嘔人。人家說我冒毅民是冒充國民，這才真是冒充國民的來了呢。」江志彬道：「我也還有兩個經手的學生，怕的明天也要同我打機荒呢！」管通甫向著冒毅民道：「這都是你要做國民的魔障，以後把這毅民的號改了罷。」

冒毅民正要回去，只見全似莊的管家拿著一書電報，說是江西來的。全似莊連忙接過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上海長髮棧全似莊太守，院圖及合同均悉，款等七千五百兩由三晉源匯，合同已蓋院圖印，信亦交該號，速回九江。祭守調署廣信遺缺，即以借重，事竣望速回，撫院冬。」全似莊就把這電遞與屠桂山、丁欖臣看道：「這事總算妥了，槍枝望早些運去。」

屠丁兩人一面來接電報，一面說：「那個自然是好，太守盡管放心。」兩人看了又替他道喜，大家問了緣故，也都說：「大喜，大喜！」全似莊又把這電遞與許州謙看說：「匯款及合同一到，就請交與桂翁、欖翁兩位兄弟，一准初五坐禮拜四的報商輪船回去。」許州謙、屠桂山、丁欖臣都說：「遵命，遵命！」大家又爭著要替他餞行，全似莊說：「這兩天還要收拾行李，各處辭行，實在無暇，多謝多謝！」達怡軒道：「我們就是初五這天在徐園公餞罷。」大家都說甚好，全似莊也只得答應。席散，王夢笙回去把畢韻花說的話告訴了謝警文，謝警文才放了心說：「這麼一位世家小姐，怎麼會如此，真令人想不到。」

看書的諸位，天下善於居積性慳吝的人，留著家財與那敗家的兒子正是流獎無窮，與這敗家的女兒那更不堪言狀。至於講新學的，原不盡為財色起見，然而以此為名，為圖財、圖色的也不少，恐怕做書的還形容不盡呢！到了初五這天，任天然一點多鐘到長髮棧替全似莊送行，順便約達怡軒同到徐園。其時全似莊出去辭行還未回來，達怡軒同任天然倚在樓梯口闌軒上閒眺，只見棧伙領著些搬行李的人往官房裡去，停回上了兩位十六七歲改妝的姑娘。一個鵝蛋臉，一個小圓臉，都生得一雙媚眼，兩瓣凌波裊裊婷婷，很繞風致，衣裳卻不大時式。問起茶房，說是浙江一位道台的家眷。跟手又上來一個木木訥訥穿素的小官，約有十四五歲，卻有個家人跟著，大約是位少爺。

又隔了一會，上來了一位烏須黑臉的貴官上了樓梯，達怡軒一見，連忙招呼，那位貴官也連忙除了眼鏡道：「老同年怎麼也在此地，真是幸會，幸會。」究竟來者何人？請諸位等一等，聽著書的慢慢替他敘說罷。